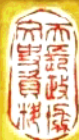


12/10

天長文庫

第三輯



目 录

国 庆 展 顾

- 百废待兴忆当年.....陶 滔(1)
- 滚滚江流激 拳拳报国心.....许彩文(10)
- 记渡江战役中的天长民工
- 回顾与展望.....夏锡生(17)
- 历史性的转变.....芦 笛(23)
- 天长农业大包干前后
- 天长水利建设发展史略.....许德培 沈 琨 张云年(30)
- 昔日泥泞道 今朝车如潮.....杨逸民(34)
- 从虞泥路的变化看我县交通事业的发展
- 天长农机事业发展巡礼.....余启田(40)
- 蓬勃发展的天长工业.....张云年(46)
- 炳辉初级师范始末.....杨勋石(51)
- 天长旧城改造概述.....陈一新 牛载之(54)
- 天长百货公司发展简况.....刘扬生(58)
- 白塔河的变迁.....曾春华(61)

峥 嵘 岁 月

- 地下交通工作回忆.....缪文渭(64)
- 淮南北撤片断.....余则彬(73)
- 黎明前的战斗.....李伍伦 陶华东(80)

天长国民党溃退前后.....盛 唐(84)

千 秋 英 烈

朱斌烈士生平.....陈再霖(88)

民兵英雄胡国章.....李伍伦(94)

人 物 春 秋

苏学士与朱孝子.....夏文蔚(98)

才华惊后世，雄心胜丈夫.....和 平(110)

——略述清代著名才女王贞仪

李健生谈黄让之在北平的活动.....夏文蔚 李德辉(117)

何象彭生平简介.....陈绍彭 何缉甫(121)

著名中医杨旭初.....张 波 张云年(124)

善哉，姚君！惜哉，姚君！.....包肆和 陈绍彭(128)

——记姚相廷先生事略

地 方 史 话

淮扬道上铜城镇.....张 云 年(130)

天长流通货币小史.....张 延 年(137)

百年沧桑话孙庄.....陈 绍 彭(142)

漫话私立志成小学.....陈 延(149)

回忆金集乡后备队.....张 泽 民(153)

抗日时期的铜城小学.....齐 惊 天(155)

自强卷烟厂的兴衰.....党史办供稿 何缉甫执笔(158)

抗日时期的路东青年运动会.....万 钧(164)

文苑史踪

- 卜万苍慧眼识珠·····商之前(167)
秦栏述古·····陈建国(170)
程虞卿的《春草》诗·····潘实(173)

乡土风情

- 船家风土·····杨逸民(175)

两岸情思

- 探亲归来话台湾·····舒模(181)

资料与传闻

- 天长历代人口知多少·····曾春华(16)
“官桥”的由来·····张世国(60)
天长县与天长节·····曾春华(72)
龙岗古井为何多·····讲述董小龙 执笔徐传林(87)
天长古今地名变更录·····曾春华(97)
“侏子桥”的来历·····讲述蔡俊 执笔徐传林(166)

诗词辑录

- 卸任感赋诗一首·····夏锡生(53)
五绝二首·····陈胜昌(127)
欣逢“双庆”信笔抒怀(诗词各一首)·····周一纯(45)
咏秋三绝·····涂福颐(93)

赞水利建设辉煌成就诗三首·····	余 辉(63)
何小山遗作《问燕》诗一首·····	何缉甫供稿(79)
重阳登金山·一剪梅·····	匡 吉(120)
诗二首·····	钱以舟(136)
北戴河杂咏二首·····	龚士澄(163)
寄友诗一首·····	郑朴民(172)
《八六书怀》诗二首·····	汪雪舟(184)
沁园春·欢度重阳·····	周一纯(109)

百废待兴忆当年

陶 滔

建国四十年来，故乡天长和全国一样，山河巨变，面貌一新。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各行各业迅速发展，两个文明建设成绩显著，城乡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作为一个天长人，看到家乡的变化，深感欣慰。在举国上下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回想起天长在解放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那段腥风血雨的艰苦岁月和许多革命先烈、志士仁人在这块土地上浴血奋战，忘我工作的动人情景，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建国前后这一阶段，我曾担任天长县委书记。一九四八年初，我和其他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带领地方武装和党政干部，深入到尚被国民党统治着的天长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是年二月，我淮南武装相继解放龙岗和铜城镇，国民党南京政府大为震惊。三月，国民党国防部下令调集 13 个团的正规武装，开赴津浦路东地区，妄图消灭我淮南主力部队，我们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一起，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同国民党部队展开艰苦的拉锯战，终于粉碎了国民党 43 天的围剿扫荡。留在天长的国民党部队仅驻守在县城和一些大的集镇作防御之势，广

大农村为我淮南部队所控制。我们在农村开展建党建政，征收公粮，扩充武装力量，为配合主力部队全面反攻作好准备。十二月七日，天高支队收复铜城镇，十五日再克天长县城，十九日，县委机关由金沟河东迁驻铜城镇。

一九四九年元月初，国民党为掩护残部由运河撤退，派整编第四师重占天长县城，撤退到秦栏的国民党天长县政府亦尾随进城。在人民战争的军事攻势下，辅之以有效的策反工作，先后有国民党铜城镇长黄宗苏和十五里松的陈海印等率部向我投诚自首，全县起义投诚和自首的武装人员计有3000余人，步枪2000余支，机枪10余挺。元月十七日，在我淮海战役胜利的震慑下，天长的国民党部队和党政人员弃城溃退江南，天高支队和城区机关随之入城。下旬，中共炳辉县委，县政府及直属机关由铜城迁入天长县城，受尽苦难的天长人民终于迎了解放。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和广大人民群众吃尽了千辛万苦，付出了血的代价，许多党的优秀儿女长眠在这块土地上。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北撤到一九四八年底解放，在天长牺牲的同志有原炳辉县委书记梁明伦，汭涧区长沈太忠，大通区长姜维雄，郑集区委书记郑章以及张洪广、吕殿山、张连科、张俊、缪士银、许松根、孟琳（女）、沈兰芝等区乡干部，部队牺牲的同志有天高支队参谋长晏奇之，指导员李国良、钱广干等。国民党在撤退前夕，还先后在龙岗、铜城、十五里松一带残杀我军政人员家属及贫下中农100余人，原炳辉县委副书记周庆生、地下工作者简少卿，在国民党撤退的当天夜晚被残杀在东门毗尼寺。想想为天长解放而牺牲的革命战友，面对着饱受战火洗劫的天长城，我深知能有今天来之不易，更感到自己肩负的

责任。

进城后县委会住在戴家花园，县政府仍住老县政府内，公安局住城隍庙，支队司令部住大后寺。

一进县城，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萧条、破落、凄凉的景象。县城内仅公园门前的老十字街较为热闹，且有夜市。全城只有两家较大商店，几十家小商埠和几家小手工业。西门外绝大部分是编织芦席、草帘、竹编作坊，北门外大河里的船只也寥寥无几。城内粮食紧缺，粮价飞涨。尽管当时群众购买力已很低下，但也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商店里销售的少许日用工业品是从扬州、南京国统区用粮食换来的。国民党发行的金元券币值剧贬，早上能买一斗米的钱，到了晚上连五升米也买不到了，一匹布几千万元，一斗米几百万元。城市居民嗷嗷待哺，日夜忧愁，随时都有饿死之可能，直到县城解放后，居民们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他们深怀激情地说：“共产党来了，我们不怕被饿死了！”。

刚解放时，我方政权初建，除铜城区有较完整的乡村基层政权外，其他如城区、王桥、沂杨、金集、塔山、汉涧、大通、石梁等区，虽派去了领导骨干，但乡村政权尚未建立。国民党溃散和潜伏下来的乡保长、军警特人员和一贯道等反动势力，仍在或明或暗地进行活动，有时还较为猖獗，因此农村常有抢劫、杀人、放火、偷盗耕牛等事件发生。如塔山区一个时期就发生了十七条人命案，汉涧、大通、平安等边缘地区有土匪活动，夜晚经常听到枪声。反动的一贯道组织更是较为普遍，全县各地都有，其成员极为复杂。一些道徒利用群众的愚昧无知，进行造谣破坏，蛊惑群众，扰乱民心。据当时的初步统计，全县参加一贯道的群众约有 2000

人，其中金集区361人，城区757人，汉涧区150人，石梁区400人，塔山区331人，此外还有坛主、堂主、点传师等一贯道大小头子数十人。全县各地建有一贯道堂数十个，仅金集一区就有27个道堂。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以烧香避灾为名，不搞生产，还造谣说：“大年初一人人要剃光头，可避刀兵之灾”，要群众每天缴一个鸡蛋给他们。还胡说什么国军马上要回来，要有大兵灾等谎言来欺骗群众。郑集区一户人家儿子被疯狗咬死，他们即胡说因不信道而遭到的报应。一贯道经常和反动势力勾结一起，造谣惑众，搞得人心慌慌，影响生产，影响政治安定和政权的巩固。在此情况下，军分区决定，实行军管，任命我为军管会主任，章明司令为付主任，在县委统一领导下，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全面取缔了一贯道，并对其中有民愤和罪恶的为首分子，进行严厉惩处。

全县解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和调查，总观全局，真是疮痍满目，问题成堆，困难重重；百业待举，百废待兴。首先是国民党政权的苛捐杂税甚多，如壮丁费、保甲费、慰劳费、民夫费、欢迎费、自卫队购枪费等等，不一而足。国民党保安队一个中队驻铜城南街一个月就要交2000斤黄豆，1600斤猪肉，过年过节还要慰劳费，这样还不满足，还要经常下乡抢粮拉夫，并与调统局沆瀣一气，常以通匪名义逮捕群众，敲榨勒索，甚至无辜杀害平民，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高压统治，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加之八年抗战遭受的破坏，尚未得到恢复，因此，天长人民的生活困苦异常，尤以贫下中农为最。有不少人被迫背井离乡，另谋生路。再因连年战争丧失一

部分劳力，因而造成人口锐减，大片土地荒芜。刚解放时，天长流亡在外的人口约有五万人之多，当时全县只有20万人口。仅沂杨区就有2900户抛荒土地达12900多亩。在抛荒田户中地主30户，富农137户，贫下中农538户，荒田户占全区总户数的四分之一。战争拉锯时，从铜城到金沟、龙岗一带的几十里范围内人烟稀少，而另一方面却有一部分贫下中农无田或缺田耕种。如沂杨区有400家缺田户，其中军烈属110户，贫农27户，商人33户，其他各种成份230户。此外该区还缺耕牛1343头，缺少种籽的有673户。在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的情况下，粮食奇缺，由此而来的是严重饥荒，如大通区四九年春，总人口是14403人，没有吃的即达3313人。口粮够吃一个月的5000人，两个月的2600人，勉强维持到麦熟的只有2800人，百分之八十的人靠挖藕挑野菜度日。铜城区有3458人断炊，5500人只有一个月口粮，2400人能勉强维持到麦熟，其他人也只有靠打驴蒿、挑野菜糊口。杨村区有207人断炊，塔山、石梁、汭涧等区的缺粮情况也大都如此。老天不仁，当年夏天又遭洪水危害。铜城区35个圩，被淹没27个，汭涧区有27个村1000亩青苗被淹，水灾严重的有勤农、三庙、井陈、汭涧、釜山、漂牌等乡，石梁区被淹圩田达3900亩，塔山区（即今川桥河一带）淹去大小圩22个，淹没滩田1345亩。大新圩动员民工3000人保圩25天，最终仍不免冲破堤埂300丈，淹没农田3000亩。杨村、大圻、龙集、上泊湖等圩区，灾情则更为严重。全县有4300人因遭水灾无家可归。造成这场大水灾的原因，实是由于国民党占领后，不注重水利建设，大小圩堤多年失修所致，岂能独怪老天！

再次，解放前后这一时期，人民生活的困苦，除了反动统治阶级和大自然所加诸的灾害以外，还有吸毒、高利贷盘剥与投机倒把等殃及人民。吸食鸦片是旧社会的恶习，到处皆然，天长也不例外。刚解放时，据城区委韩枫同志调查汇报：城区尤其是天长城内，开设鸦片烟馆达六十余家，吸毒烟民有200多人。铜城、汉涧及其他各区，特别是大小集镇，吸鸦片者亦为数不少。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全县吸毒的约有2000余人。吸毒者虽多数是国民党的乡保长、地主劣绅等，但也有一些流氓懒散游民，同时还有一部分买卖烟土的贩毒者。高利贷者更是乘人之危，加紧盘剥。有一种叫押青债，稻麦未熟，即将田里的青苗作抵押，借100斤粮到成熟收获时要还150斤，还有比此更高的利贷，如“集头债”，即每七天逢集还利息百分之三十，七天不还再翻一番。高利贷名目之多，实难一一评述。旧社会对投机倒把行为无人过问，他们肆意横行，把持集镇经济，欺行霸市，并利用各种行会组织剥削群众。解放后据铜城镇工商业领导人杜昌义同志调查汇报：铜城镇有五洋行黑市一家，粮行三十家，盐行三家，鱼行三家，猪行四家，草行三十家，骡马行三家，豆饼行三家，这些行会大部分操纵在地方投机商人和地痞流氓手中，凡农副产品、鸡鱼肉蛋上市买卖，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进行交易，以便从中盘剥。对粮食则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有时还买空卖空。他们可随意抬高市价，欺压城镇居民与广大农民。人民群众对此无力反抗，苦不堪言。

再其次是公路交通也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那时，天长没有一条可通车的公路，连一些人行大道也被毁坏。人们搞运输全靠肩挑人抬，或用手推独轮车，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

才有驴骡马等畜力驼运，水上也只有一些小木船，真可谓是举步维艰。

全县广大劳动人民，在经受了上述种种艰难困苦之后，无不渴望早日解放，一旦解放成为现实，又无不欢欣鼓舞。铜城街上一位妇女，正在河边淘米洗菜，听到解放军胜利渡江的消息，狂欢得把淘米箩子都扔到大河里去了。他们欢呼翻身解放的喜悦情景，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解放后全县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他们以多缴公粮（全县一次征收公粮四万担，群众将自己剩下的口粮都作公粮上缴），多出民工（全县一次组织万名民工支援大军渡江），积极报名参军（全县一次参军1300人）等实际行动来支援解放军胜利渡江，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但在当时也还有极少数人看不到国民党的彻底垮台已成定局，他们害怕国民党卷土重来，因而对时局持消极观望态度。如有一位商人当时曾写了一首诗：“朝秦暮楚战不休，你来我去仇复仇；冤仇宜解不宜结，莫管国事少出头”。这是典型中间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

面临刚解放时国民党政权丢下的这个破烂贫穷落后的旧天长，如何迅速发动人民群众，重建家园，尽快开创新的局面，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当时我们党的组织力量还非常薄弱，全县只有200多名党员，且在县区机关居多。北撤前所建立的乡村党支部没有一个被保留，那时非常活跃的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也被敌人破坏无遗。因此，县城解放后必须尽快将乡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立起来，立即开展生产救灾和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邪恶。彼时，天长的地方干部不多，除了举办各种训练班，如青训班、农训班、干训班等，积极培训基层骨干外，还要依靠苏北、苏中

南下的一批干部支援我们重建天长。当时我们在建政、生救、支前等项工作中，严格遵循如下几条重要原则：一是依靠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树立战胜困难的坚强信心；三是团结依靠来自五湖四海的广大干部和全县广大人民；四是发扬我党一贯坚持的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认识到能否保持这一优良传统是争取解放区人民靠拢我们，信任我们，从而拥护我们的关键所在，也是对党员、干部能否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忠诚于党和革命事业的严峻考验。我们以此来教育党员和干部，要求他们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干部进入城市以后，绝大多数都保持了战争年代和游击环境中所养成的优良作风。实践证明这种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我们的干部拿的是供给制，吃的是集体食堂，每人每月大米三斗（48斤），几钱油盐，几元菜金，二年一套棉衣，一年一套夏衣，四双慰劳鞋，几元津贴，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大家都无怨言。县委机关各部和工农青妇及交通站仅30多人；县委县政府机关从县长、书记到公务员都吃一个食堂，一样饭菜；食堂养猪，干部开荒种菜，平时很少吃荤。只有到逢年过节才可吃到猪肉。县委召开区乡干部会议也没有招待，到农村工作吃住都在群众家里，冬天睡稻草铺，夏天扛门板。县委书记、县长下乡也和大家一样，只在支援大军渡江解放上海后，才从前方带回几匹马，方可以马代步。这些情况凡是在解放初期和五十年代前期参加工作的同志都是记得的。那时的干部真正是做到了以身作则，廉洁

奉公，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对群众充满了爱，对工作具有满腔热情与高度的责任心。我们就是依靠这样一批坚强的干部队伍，团结全县人民一道建立各级政权组织，战胜各种灾害，进行反匪反霸，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号召外逃人员还乡，初步整治水利，恢复生产，完成征粮、参军、支援渡江等各项服务于解放战争的紧急任务的，并从而开创了一个稳定而有秩序的政治局面，使党与政府的各项工作在天长地区能得以顺利地贯彻与执行，按时完成了上级所交待的支援全国解放的各项任务。

目前，天长县已由初解放时的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一个城镇楼房拔地而起，工厂林立，百业昌盛，市场繁荣，农村沟渠纵横，公路如网，绿树成荫，六畜兴旺，林茂粮丰，人民生活富裕的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当然，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同时也要归功于天长人民为建设家乡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今天当我们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在庆贺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不应忘记革命前辈特别是为创建新中国而牺牲的先烈们所作出的贡献和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所付出的代价。今天，作为我们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一代人，既寄希望于肩负建设社会主义重任的中青年一代，也希望他们义不容辞的保卫好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建设成果，更要为建设好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用实际行动和新的建设成就来告慰革命先烈们的在天之灵。

滚滚江流激 拳拳报国心

记渡江战役中的天长民工

许彩文

淮海战役刚胜利结束，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向长江边运动，积极准备渡江作战，有四个纵队奉命开赴江淮地区。天长县境的蒋军慑于我军胜利形势的威力，纷纷向津浦线和扬州方向退缩，天长县城守敌，由于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于一九四九年元月十七日弃城向秦楠、扬州方向逃去，天长随告解放。县政府各机关于二月初由铜城相继迁入城里办公。解放之初，百废待兴。三月初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抓好当前的三大紧急任务：

1、补征一九四八年秋季公粮十万担，限十日内完成；
2、扩充新兵八百名，县成立警卫营，区成立警卫排，多余人员上升主力部队；3、紧急动员民工组织后勤队伍，支援前线。

三月九日江淮一地委于竹镇集召开第三次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布置支前任务。会后，分区支前司令部命令：各县设支前指挥部，区设支前委员会，乡设支前生产委员会。三月十一日县委研究，为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立即成立指挥部，由我任指挥，县委书记陶滔任政委。各区乡亦相应建立支前组织，并决定抽调县委各部负责干部到各区帮助发动群

众，组建常备民工，准备担架床。大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男壮劳力都编入支前组织，听候调遣。常备担架团，随军渡江，由我和县委副书记汤序朋带队，常备运输团三个营由赵玉书带队。

三月十八日江淮分区支前司令部命令：我县五千多名民工，担架六百付，要立即赶往汉涧集中，整编待命，风雨无阻，不得有误。民工云集汉涧第二天，召开动员大会，县委书记陶滔作了形势报告，组织部长范文平宣布成立民工团、营、连的建制和任命的干部名单。干部都是从强配备，营长和教导员，是区长、区委副书记、副区长担任，连长、指导员都是乡长和支部书记担任，以加强支前第一线。全县五千多常备民工组成担架团，团下属七个营，按一二三四五六七顺序排列，基本上一个区一个营，每营下属四到五个连，每连二十付担架床，全团计六百付担架床。整编结束，一律按军事化要求，服从命令听指挥，所有人员除饭包、米带、碗筷、雨具、草布鞋、简单被条、换身衣外，其余一律轻装。我见到新组建的这支“农民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豪情顿发，当即兴赋诗一首：

远征岂怕历艰难，顶笠肩枪携饭箪，

纪律森森军事化，整装待发意昂然。

三月二十一日清晨，按分区支前司令部命令赶往指定集中地点，接受行动路线和任务。清晨正值细雨蒙蒙，担架团和运输团同时出发，踏着泥泞的道路，赶到竹镇集扎营。次日，分区支前司令部交待我团随解放军九兵团渡江作战，另一部分的运输团由解放军某部接收担任运输任务。我们由竹镇集出发开往水口，分区支前司令部派副专员胡坦同志到水

口传达中央指示：当前全国是一派胜利的大好形势，我人民解放军即将渡过长江，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指日可待。但对渡江也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是胜利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二是突破长江天堑，打入敌后，形成拉锯战的形势，民工担架团全体人员参军，编入部队建制；三是过江后又顶回来。后两种可能性很小很小，但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听了报告，经过讨论，人人表示决心，保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定为党争光，为全县人民争光。团以下各营、连经过广泛宣传和讨论，干部和民工还写了决心书，有的还咬破指头用鲜血在决心书上写了“决心”二字，当时气氛热烈，情绪激昂。

四月四日分区支前司令部，命令炳辉、盱眙、来安三县的民工担架团计七千多人，由炳辉团带领开往目的地。后经乌衣、全椒、含山、巢县至半汤宿营待命，检查初次行军中有无违纪和病号掉队等情况。检查结果，情况是好的，草鞋破了赤脚走，少数人脚磨成了血泡，没有叫苦，没有开小差的。休整一星期，大家精神饱满，都盼望早一天到达江边，打过长江去。虽然国民党的飞机在江边一带散发传单，说什么曹操过江八十万大军被消灭在长江，鼓吹国民党天上飞机如飞鸟，江中军舰如穿梭，进行恐吓、欺骗宣传。但所有的干部民工都不为所动，积极等待过江。

我们越过淮南线，经银屏山，到无为县三官店，已抵江北行军的终点站，等待渡江命令。四月二十一日喜讯传来，我解放大军子夜开船渡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万船齐发，直取对岸，斯时烟雾蒙蒙，江水滔滔，民工、部队汇成人潮涌动，于拂晓前，突破长江天堑。我们民工团随部队第